

新明治  
史記評林

卷之三十三

漢書門				
五	三	一	二	一
册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一	二	三	漢
九	五	三	三	書
函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3
冊數	36	(19)
函號	279	3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吳興凌稚隆增輯補校

按陳軫公孫

亦見此傳

公行庶子

本左傳子

庶子

不戰國策

張儀及蘇秦

激之入秦事

楊慎曰韓信

亦訓首燕路

劉氏解釋若

不此云答數

通矣禰之訓

是王維禰曰

骨中禰曰舌

在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

魏氏必也而呂覽以爲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

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

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爲公族大夫十篇在縱橫流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

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嘗從楚

相飲爲後傳楚相眼目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

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答數百不服釋

之釋音釋○索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億鄭玄子母

讀書游說安得其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

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

茅坤曰描寫蘇秦激怒極工

李廷機曰儀當日心事破子長看破了

金履祥曰六國與秦則難秦

其為難者儀為其易者秦中固不悟秦何自謂不殆過之矣

史記卷七十一 張儀列傳

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索隱曰從音足容反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日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取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

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何無宿寫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景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

楊循吉曰此段連五句用我而字文法奇與令而父霸等數語同曰霸等數字楊慎曰直即巴字蜀王魚封紀其弟求為封首蜀後與金于蜀攻即此也蜀事也王不曰入張儀傳

按此後俱襲少戰異策文亦

陸深曰司馬錯之策不特忠於秦且商略事勢又多格諸人錯類戰國諸人錯張儀曰司馬錯不各儀所據雄辨不若錯之理終不若錯之理

少索隱曰古字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後語云丈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始吾從若飲文而亦訓汝下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直也今作直者按巴郡○索隱曰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擊也譙周曰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直為巴也註引天直也直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直疾因命其邑曰直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直疾因命其邑曰直直疾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直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石牛道伐蜀王自鼓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直疾都接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鼓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饒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

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郿城水出北山郿西四十里有故郿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相與之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洛州縣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今當屯留之道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斜谷之口也今楚兵臨之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

泉謂秦之行曰老  
六國最取楚最  
小最取非其最  
強在蜀也余謂  
憂在蜀也余謂  
取蜀則楚在掌  
中矣白起所以  
再戰而燒夷陵  
也  
楊循吉曰孔明  
之定滇南諸夷  
而後謀伐魏即  
此意  
縉與左傳縉  
甲兵之繕同  
治也註非是

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縉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縉。索取也。得。戰國縉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縉。同。縉。兵。索取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

太田先誠太  
祖方國亦此  
而後士  
誠亦此而後  
平蜀亦此而  
先實其內且  
後患也

田汝成曰。按齊  
字恐與國也  
周之與國也  
六國表無惠  
王之通計前  
後則二十二年  
年當後九二年  
論文以益作  
益以

不以爲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寶所聚。生猶西海。正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十月。遂定蜀。後九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爲





鮑彪曰魏遷秦而無阻固凡聽人之辭若可聽唯魏也故儀先國動矣一搖而諸

增李東陽曰楚世家亦載此叙事同而文法異宜並觀之

余有六曰按蘇秦說儀全自是實事儀觀其欺詐反覆也楚可知也

揚慎曰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

光緒曰按莊子云河上子貧者其子而食於淵者其子沒於淵者其子謂其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中而九龍之珠必在淵下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商今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用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與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用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

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七



必遭其睡也  
使龍微之  
子尙張儀弄  
楚於掌股無  
上旁若無人  
亦遭懷耳使  
昏昧故幸矣  
懷王幸而寤  
必無幸矣儀

朱熹曰楚懷  
貪商絕地輕  
與齊絕師輕  
無名之師與  
秦戰卒不可  
屈也亦不可  
已矣楚者亦  
又復秦不思  
義耶內喪秦  
之衆外召韓  
狗也如此不  
可魏徒何難

請屠隆曰張儀  
爲援而有斬  
強楚弱楚必  
敢害已也秦

愚焦氏曰陳氏  
登之圍蓋本諸  
此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北罵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  
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  
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  
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發兵而  
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  
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  
於齊也王國尙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  
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  
取丹陽徐廣曰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楚又復  
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  
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  
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

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  
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  
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斬  
尙尙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  
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  
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懷王至則囚張儀  
將殺之斬尙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  
鄭袖曰何也斬尙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  
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爲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  
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  
美上庸地及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正義曰  
也美人贖儀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  
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余有丁曰按秦  
死而後儀得行  
其說所謂蘇君  
在儀寧集能者  
茅坤曰此與張  
儀雖相與楚  
劫之以事秦而  
未始失言從人  
者之也蘇秦始  
焜燿于世矣

與羊不格明甚然  
與猛虎則立而  
單不夫食虎若  
平不夫食虎若  
與之若其殺物  
怒也若何謂  
與無計及此  
楚或曰秦卒并  
者國則儀說近  
是余謂不然秦  
出函谷矣彼十  
五年中密實熟  
視習之技止六  
黔使當張儀行  
耳使時如故共  
盟約從秦兵下  
執張儀而秦下  
市萬一儀秦之  
兵雲集五國之  
恐秦人食之始  
得下咽也故楚

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

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曰。挑田鳥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節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混。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王罪而因并罪  
五國云

光緒曰盡城  
守言可盡據  
共城而守之  
驚字妙甚有  
無限光景在

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  
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  
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  
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夔州巴山縣界  
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  
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楚  
之北境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  
斷絕索隱曰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  
斷絕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  
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  
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  
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  
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  
未詳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傲者怨上夫守易  
所在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

謀人之心者必  
示人以弱秦之  
不出兵山東者  
明此術也  
張鳴鳳曰即  
前事以恐喝之  
其心易搖

光緒曰大關  
或作大開不  
若間字義長

陳文燭曰顯  
暴秦之短以  
明其言不足信

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  
謀有合徐廣曰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  
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  
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  
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兵  
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  
搏或音  
戰夫秦楚相傲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  
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  
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關○索隱曰以常山為天  
下背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匈蓋其地是  
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  
大關天下匈則他國不得以動也大王悉起兵以  
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  
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  
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  
比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

董份曰此語却  
是名言  
諸侯皆曰事秦  
獨楚曰入質秦  
地亦以楚之質  
足以敵秦云爾

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  
詳有罪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  
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  
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反其  
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  
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  
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  
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  
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  
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  
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  
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

揚慎曰大抵言  
韓之弱不抗  
秦之強然欲  
秦必利其地  
楚則利其地  
轉唐順爲福也  
從者必順其  
之善連橫者  
首其國之惡  
心亦出於兵  
說亦出於民  
蓋地固於人  
宜則固於人  
富則趨以爲  
因所趨以爲

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  
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  
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  
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履糲。地不過九百里。無  
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所  
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所徒謂襍役之賤者。負養謂  
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  
除守微亭郛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  
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踰陶科頭。  
陶案。踰。陶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踰。陶科頭。謂不  
著兜鍪。入敵。○索隱曰。陶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擊之士。  
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陶案。言執奮怒而入陳  
戰者。奮怒而趨入陳也。○索隱曰。兩手捧頤。而  
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  
跌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走  
跌音烏穴反。跌謂後足扶地。言馬之走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枉死者衆矣亦  
仁者之所不爲  
故太上修政刑  
以自強次莫如  
合從以自固遠  
禍於此者未遠  
便於此者未遠

近歸有光曰韓  
甲據宜陽言甚  
便如水之流下  
地上即上黨之

鮑彤曰橫人之  
辭真所謂虛喝  
者信之兵獨不  
食從寡則能以  
日從強以寡爲  
多乎惜乎此也

楊慎曰蘇秦說  
下齊不何而輕  
無事秦故破其  
者特以秦魏趙  
和親而韓魏不  
亦已割地齊不  
是事則威恐喝

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  
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  
騰者不可勝數山東  
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  
索隱曰徒胄也穡袒  
也謂袒而見肉也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  
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  
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  
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  
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  
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  
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  
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  
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  
苑

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  
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  
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  
爲秦爲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  
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  
面而事秦以攻楚楚秦王必喜夫攻楚楚以利其地  
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  
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  
說齊潛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股  
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  
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  
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

徐廣曰秦一作粟○索隱曰  
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  
非王之有也夫塞

陳懿與曰齊  
以趙為之障蔽  
故又曰當是時  
六國猶能勝秦  
者其力完也  
范雎之說行而  
諸侯咸困

鮑彪曰據此則  
說趙當在齊前

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若曲沃。平周等也。趙入朝。澠池善。澠池。善。反。割。河間。以事秦。之問。邑。割。以。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

楊慎曰說趙齊  
之詞又與說齊  
楚者異矣蓋趙  
秦為從者宗盟  
也故王為秦盟  
之積怨合秦于  
趙之詞以兵于  
前之詞以兵于  
相結之詞以兵  
于後之詞以兵  
而割地謝秦也  
茅坤曰橫秦者  
趙為主儀秦者  
說趙為儀秦所  
啣者恐喝之

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飾。音敕。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懼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也。其過。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

楊慎曰趙爲從與齊楚異

鮑彪曰約從以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諸力秦制趙不告諸力秦制趙不告諸力

日久矣。今秦有做甲涓兵。軍於涓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股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此索隱曰。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告齊使與師渡。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一軍軍於涓池。約四國爲

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下與秦王遇於涓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

不能破也六國  
之皆燕王曰  
寡人蠻夷僻處  
雖大男才如  
嬰兒嗟乎齊楚  
韓魏之不獨燕  
也儀然何為王  
張儀屢哄而愚  
弄也

○又曰舉趙狼  
戾無親以恐喝

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令可  
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  
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厨人進啜  
也啜謂羹汁故名汁曰啜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啜是  
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斗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  
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綱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槌○正義曰笄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代王之亡天下  
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  
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  
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灑池效  
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  
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非大王之

飽主曰燕昭賢  
智主也非此  
說震動者未  
新附之勢諸  
國從之者故  
為卑詞以紆  
國是儀之橫  
天幸也若治  
其緒則若者  
固昭王之所  
而復重燕言  
代復如初燕  
約從素所蓄  
王之素所蓄

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索隱曰郡縣不敢妄舉師  
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  
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  
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在音如  
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  
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  
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  
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  
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  
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  
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  
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





也。許元曰：術而固則佳。此一段尤佳。洪先曰：張儀之欲先之梁，蓋以避武王之怒。而自脫曰：張儀險夫，不知周天子欲挾天下共主而欲挾天子，以按圖籍，向嘗司馬錯所駁而置之。馬猶復策之武王之猶復策之，或用真小人之或讀是篇，每恨而掩卷三嘆。

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

即袁黃曰：此段惠前張儀謂秦述之者，馮喜特令勿伐梁，耳。太史公敘此一事，不增減，直是古贈王維楨曰：文意重說，最難惟莊子為然，次則國策。

王維楨曰：觀張儀說六國，其詞不窮，卒以相終，初有所謂矣。尚存者，有賴矣。

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按起首不叙  
邑里而直曰  
游說之士與  
叙虞卿士頗  
李牧諸傳一  
例也此又首

田汝成曰人謂  
軫之計出張儀  
出張儀而散  
張蘇秦負其責  
橫者秦者張儀  
任其合者軫之  
智不逃二子而  
不主從之任  
乘勢伺變而行  
其說其說不  
勞而身處于巨  
軫其說士之  
擊其說士之  
鮑彪曰軫之  
類給而其所  
稱皆當于論  
心不辨於未  
周捷辨士有

若軫之絕倫  
群者也

吳師道曰秦不  
肯入也彼順義  
之不也誠往來  
其間也居秦也  
又與張儀爭寵  
鄙哉雖其終不  
謀以善楚也之  
能也對辨給不  
楚之對辨給不  
善於此耳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十六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  
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  
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  
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  
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  
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  
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  
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  
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  
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  
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  
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

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  
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  
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  
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索隱曰饜一飽反饜者  
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田需楚王疑  
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  
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  
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  
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  
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  
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

吳師道曰軫為  
楚媾子秦而勤  
秦或疑史者  
豈或疑史者  
魏者疑史者  
魏者疑史者  
絕齊時甚遠  
事且見韓魏  
楚之策言魏  
軫之構秦欲  
不助齊秦欲  
其意不可泥  
辭也曰秦之  
劉天曰秦之  
噬持諸侯則  
以楚為功若  
秦楚能忠楚  
不忤子秦者  
軫哉

董份曰宜餘  
句之為其主  
之謙言先為  
計而後及秦  
君故曰臣主  
軫無異館堅  
王慎曰其館  
楊慎曰其館  
言自好其人  
傷不郵王  
以救鄰大  
利而義又  
之乎

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  
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昔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  
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  
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  
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  
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  
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  
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  
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  
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  
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昔年不解。或謂寡  
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

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  
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  
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  
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  
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  
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  
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  
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昔年不解。是必  
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  
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  
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  
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剋之。此

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行，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也。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行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弄儀，收韓而相行。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自今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索隱曰：謂

何孟春曰：中國諸國無不共攻秦而掠燒焚之。王維曰：君之國連燒焚之。楊慎曰：君之國連燒焚之。楊慎曰：君之國連燒焚之。楊慎曰：君之國連燒焚之。

光緒曰：按史記中假六國者，相印者蘇秦，五國者六國上。

六國無事。秦得燒焚之。秦得燒焚之。秦得燒焚之。秦得燒焚之。秦得燒焚之。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

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秦人李伯之下。秦人李伯之下。秦人李伯之下。秦人李伯之下。秦人李伯之下。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將者五國之將死  
忌者五國之將死  
時者五國之將死  
陳者五國之將死  
死矣其儀且暴已  
其短其儀且暴已  
直謂當且史遷也  
相類者非儀實  
秦之必非儀實  
趙之恒曰按儀  
秦之說六國一儀  
主全師鬼谷子要  
全學搗摩其言  
雖如陰陽晝夜  
相反而青出於  
藍均也秦初以  
不橫秦不易則  
儀繼秦不儀則  
儀不秦不儀則  
皆然非儀不儀  
也其儀秦非不  
能為儀秦非不

能為儀秦非不  
父母親兄弟則  
足有破之則無  
地之言以割無  
已儀之行事甚  
於秦而世之惡  
秦者甚於儀以  
秦死其短於儀  
所以儀成其儀  
誠使儀死在秦  
之先儀成其儀  
亦如儀成其儀  
二入其儀成其  
士論也山東之  
足形衡長秦之  
地形衡長秦之  
二形衡長秦之  
籍為言也代圖  
襲兄秦事為軫  
故附秦相傳主  
衡故列之儀傳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  
為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  
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者

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  
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也成其

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  
西秦之衡故張儀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

傾危之士哉索隱曰儀未遭時頻被因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

蘇子古史曰戰國之為縱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  
污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

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  
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

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闕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獨不好  
色耳王說實之珠玉而遺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幸之以

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閉不通未見日也願王賜  
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

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  
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

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黃震曰蘇秦之說六國為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為

秦也欺詐諸侯如儀嬰兒雖均之掉國而儀又秦之  
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

時而卒以伐從約於異日智者不為也夫儀秦友也  
儀始請蘇秦以故入秦求益也秦不以其情告儀使其謀

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權詭激之入秦自胎後患何  
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權詭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

共謀六國慮軋已耶夫縱橫之士回不可以常情繫  
也之

董份曰觀六史公贊語中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蓋  
蘇起閭閻匹夫當秦方盛時遂能聯六國之心并用以

其師以遇方強之敵此其勢甚有難者今觀其說詞  
亦有跨歷天下驅役列國控禦強秦之氣可謂奇絕

矣方天下畏秦從勢且解儀倚秦之力乘將解之勢  
比于蘇固獨易者而其辭亦不如蘇之精嚴微覺力

茅坤曰蘇秦張儀二傳并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適以  
傾亂人國本不足觀覽特其詞言利處則諱其害言

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其體  
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凌約言曰蘇秦欲六國合從以擯秦則言其強張儀  
欲六國為橫以事秦則言其弱然而六國之王皆聳

敬聽從于秦之勢惟求為苟安計故不相折難者何哉彼  
皆憚于秦之勢惟求為苟安計故不相折難者何哉彼

而或從或橫一惟二子之是倚耳不然六王非盡弱  
愚者其於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兵革財賦之所

出豈無一井然于衷而何待于  
謀遠游客為晉借箸而籌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樛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吳興凌雅隆增補  
溫陵李光緒

樛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音隱曰樛木名也

有樛樹故曰樛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樛  
里故號曰樛里子又紀年則謂之樛里疾與惠王異母

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  
索隱曰滑稽音骨稽音

滑稽也謂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  
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

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酒賦云鴟  
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

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樛里子右更  
索隱曰右更秦爵名

曰右更秦爵名使將而伐曲沃  
正義曰故城在陝州

出其人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  
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

茅坤曰直叙而  
簡潔言曰樛里  
子以惠王異母  
弟而致其信任  
昭不疑歷武王  
昭王任為相又  
益尊重秦素  
猜忌而殘忍何  
以周旋其間而  
結數主之意耶  
此太史公心也  
余有丁公按母  
韓女為後甘張  
本傳挾韓而議

與里曰與前句相結之正  
曰智囊句相  
應曰智囊句相  
光緒曰戰國  
策云孫衍欲  
死張儀李警  
謂張儀不警  
召甘茂於魏  
韓起孫儀於  
於國起孫儀  
皆張子之難  
也公孫儀之  
諸侯必見張  
此子之無張  
而甘茂為左  
甘茂為左子  
丞相從李離  
丞相從李離  
之敬言也  
王敬言也  
有節其重秦自

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  
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取其城地入秦秦惠  
王二十五年使樛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  
豹拔蘭正義曰蘭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  
丐取漢中地秦封樛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晉  
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  
而以樛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  
拔宜陽使樛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  
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  
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  
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猶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原仇  
有仇猶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  
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仇猶道險難不  
通乃鑄大鐘運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草曼支  
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遺  
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殺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

接二名曰衛疾  
二與句號自  
相對應二句自  
陳對應二句自  
云也樛里疾首  
之也樛里疾首  
王之所常隱於  
者之計曰吾欲  
攻首計曰吾欲  
曰秋矣如吾欲  
吾欲以泄累子  
先也却里之反  
問也却里之反  
曰受命於聽之

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因隨  
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  
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樛里子  
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  
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樛里子而實囚之且  
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  
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樛里子又益尊  
重昭王元年樛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  
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地蒲守恐請胡衍  
人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蒲為  
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  
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鄙衛今

史記卷七十一 秦本紀第十一

二十一

矣郎中皆曰兵  
秋起韓之也  
爲將攻之  
境內盡知是  
召內里疾何  
何檣里疾何  
出檣里疾何  
無與疾何  
也羈旅新抵  
其心孤是言  
使入召屏首  
逃入諸侯謂  
則多智所請  
稽非正也焉  
耳維曰也  
王聽胡行  
子勿攻而  
蒲受金而  
衛滑尤多  
又其尤多  
王占其尤  
歲後不真  
頃史見欺

唐庚曰能古稱  
得邑宮殿非虛  
福也凡物成虛  
語非一物成虛  
本爲一至其滅  
亦廢業一事所  
能非一物成虛  
由來遠矣其無  
至人故莫識其  
所從也若名得  
子者豈不足萬  
道哉彼不道蓋  
數知國數亦不  
抵皆深於此故  
知不事知來彼  
亦計此能難多

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入於魏與此。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渭。

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也。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與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未央，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猶當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卽州蔡國。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起索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舉，百家之說。因張儀樛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輝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

史記卷七十一 樛里子甘茂列傳 三



光緒曰將欲取之而不正言故曰窺窺小視也

田汝成曰願勿伐者非真勿也  
凌約言曰此作二段看以先引會參事而後引臣之賢數句以今樂羊事而以今臣

結之反覆錯綜自合矩度  
信之諸國策  
喻胡時化曰譬喻一大括始於元一後股於歌盜於舟楫鹽梅之命波瀾於詩荀莊列文至孟特而戰多此譬喻其善用者甘尤戰國策云甘拔之攻不陽三拔之而卒不陽三拔之尉曰公不陽三拔之必曰公不陽三拔之我大困而得相曰秦者我宜相曰秦不王今攻宜陽而

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欽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曰韓之北三名曰縣其實郡也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峽五穀○索隱曰數庚音率反昔曾參之處費祕音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

○正義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

史記卷七十一 秦本紀第七十一 四

榜里疾挫我於內公外請明日伐之於陽不可下誠以宜之郭不為以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成曰却讓而後約言曰只息壤彼一旬秦筆王之疑頓釋矣力萬鈞武卒按此著以終前窺之語死不恨之語

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孫爽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樛里子公孫爽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劉氏云：此是前國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

按此段率引向壽樛里子公仲見蘇代諸人所事甘茂齊之故

不肯救。公仲因甘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轍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樛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宜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能抵觸傾覆人車乎？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

史記卷七十一 秦本紀第十一 五

按於秦正前  
關困覆車意  
禽種行成于  
文而謂以五  
吳十死之久  
千敢死之士  
當此兵語意亦

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

開則楚人必得封地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

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正義曰公仲恐韓

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

宜陽闕向壽也願公孰慮之也正義曰子蘇代

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正義曰子蘇代

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

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正義曰公孫爽其智

能公也正義曰公孫爽其智

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正義曰公孫爽其智

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

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

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

於楚是與公孫爽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

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

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

變改則向壽無患矣正義曰楚善變改不

以國從公孫爽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

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

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

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

欲選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

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武

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

欲選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

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武

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

欲選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

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武

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

欲選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

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武

按穎川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

按楚歸穎川則楚韓講故曰安

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立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穎川於楚正義曰穎川許州也楚侵韓穎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穎川是親向壽

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

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

交走秦也解音已買反○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彊

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

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爽欲以韓取齊今公

取宜陽以為功取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

正義曰言公孫爽甘茂皆欲以秦擯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爽甘茂不得同合韓魏也是以公孫爽甘茂無事也甘茂竟

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

向壽公孫爽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爽由此起

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

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魏曰韓樗里和甘茂之亡

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

於秦懼而遜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

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

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

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

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

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

自被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其地

三殺在洛州永寧縣西北

劉國知幾曰此說並戰國之時說用之相與及向以著書也乃楚人立傳定其國加其姓為指實何有特為以彼為哉王入秦蘇代求

入秦蘇代求  
王入秦蘇代求  
指實何有特為  
以彼為哉  
國加其姓為  
楚人立傳定其  
之相與及向  
以著書也乃  
楚人立傳定其  
國加其姓為

口口口口

其地

按代知茂必  
留齊故言此  
耳不為茂游  
說也

按秦因復甘  
茂之家句足  
前餘光振之  
之意

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  
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  
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茂曰。劉  
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終身勿出。秦王曰。  
也。接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  
代謂齊潛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  
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  
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  
處之。索隱曰。處。猶置也。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正茂曰。復。齊使甘茂於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  
音福。齊使甘茂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  
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苑蜎曰。徐廣曰。蜎一作

策不廉戰國  
策作苛廉

綠反。又音休。軟反。戰國策。一。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  
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  
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  
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  
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  
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  
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  
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句章味之難。○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伴章。恩義。  
而卒包藏禍心。擄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也。越  
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灑。胡。○正義曰。劉  
而郡江東。正茂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  
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

孰可字應前

羅以非有他名顯  
世以非有他名顯  
正以非有他名顯  
唐以非有他名顯  
然取子治世  
無敏張略于羅  
光緒取子治世  
少吳相而帝  
預相而帝  
五相而帝  
相甘秦上十  
而子推上十  
介子推上十  
而子推上十  
康成十相五

馬元高  
俱政英  
輔而符  
七議夫  
諫大子  
奇十而  
齊東守  
緡十張  
淮八漢  
十南賈  
終軍十  
謂者俱  
故因甘  
附記之  
按莊衣  
云堯師  
而堯師  
言項子  
為聖子  
師其名  
傳問多  
衣人項  
澤子列  
而贊生  
悟者其  
最言五  
平幼歲

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謂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呂不韋為庶。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

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謂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彘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彘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彘。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侯。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

史記卷七十一 項子甘茂列傳

九

情茅  
日按  
項出  
坤曰  
切者  
中豈  
事即

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  
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  
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  
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  
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  
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  
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  
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  
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  
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  
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  
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

柳宗元曰。彼秦之  
得與趙親。信使  
背燕趙。合已而  
危於燕。知秦無  
不與趙。函谷關  
之徒實。使然也  
皆以趙肉。稱一則  
起下骨。稱一則  
則下骨。重則一  
見秦之尤趨詐  
謀也。尤趨詐

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  
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廣音側奚反。一音請歸燕太  
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  
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  
今三十六縣。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城。與秦也。  
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  
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樛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  
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  
疆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疆齊誤。脫甘羅年  
少。然出一寄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  
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

史記卷六十九

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  
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尚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  
唐。  
蘇子古史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  
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  
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  
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  
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  
注：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王末君茅異王  
案范三坤父維始制女國王侯后王接  
雅人曰母楨也自主漢家權攝年考  
說者叙文曰半臨唐富重政少要云  
悟發華新叙太朝以于於故半云  
昭篇陽同后專來昭饒太昭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  
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其先楚人。  
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辛氏，曰辛八子也。以下叙系本此一切發明  
姓辛氏。正義曰：辛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  
王。昭王母，故號為辛八子。及昭王即位，辛八子  
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  
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  
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  
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辛戎，為華  
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辛戎後又號新城君。○正  
陽，義曰：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  
管城縣南。三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涇  
十里，即此城。

史記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



賢拔太史公首  
叙魏冉繼歷  
楚破魏圍梁  
之而封陶者  
相而也卒以  
非過也陶者  
一夫開說以  
憤而恩秦王  
其少曰哉王  
光緒若新  
國之相最久  
無過於管仲  
魏桓公管仲  
以齊政至年  
執冉以昭襄  
元冉為將軍  
執秦政將侯  
至十政封為  
相至二凡三  
十至六凡三

董份曰故德公  
再仇液原本為魏  
之也再原本自德

陽君索隱曰名桓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  
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  
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  
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  
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偕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  
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  
云及惠文后皆不得真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  
及壯誅而太后愛死故云不得真死亦史而逐武王后  
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也  
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  
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穰  
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  
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郝蓋是  
亦姓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  
液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

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  
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  
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  
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  
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下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  
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  
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  
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  
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  
字本易感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家作陰誤也號曰  
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  
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  
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穰侯列傳

按前既言魏冉舉白起之攻韓魏取楚又之宛葉矣此起言再使白起拔楚之郢而起者穰侯之白起任穰侯之總見得白起也穰侯之功皆本于穰侯

董份曰此亦可明不當割地此效而六國皆夫此困削悲夫

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入北宅。徐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皆作燕。子良作子之。忍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政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忍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而見欺皆須買結之衛人此之言故結之聞于

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政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忍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

魏也言其所聞  
于魏之言如此  
也詞意極明索  
隱大謬

按連用臣以  
為字用法無  
限曲折頓挫

欺於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大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魏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為魏。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取

接須買剖析  
利害處如指  
諸說客實為  
作說實也  
穰侯謀也  
故竟罷梁圍

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叔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取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於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魏侯封陶，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魏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

史記卷七十一 魏世家

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鷲。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權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王謂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齊。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下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

按前云益封陶矣其復云欲廣其陶也問而讓也故於此時又下以是字奸說數此則幾之得為知幾之士乎

陳仁子曰苟為人國而欲奪其位也必范雎之一子魏冉乎

貴極富曰此以也言親而有功且曰免於平况義曰人主之無功也猶不無恃之寵以守金勞之重也以守金勞之重也以守金勞之重也

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應請宣太后自治宜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

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推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之至誣以畔逆昭王以偏遷再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入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穰侯列傳

唐順公曰策書  
韓公此揚燕奇  
碑類曰太史公  
茅坤起戰功始  
次白起然讀及  
末如掌然無死  
半而知起必郵  
所矣何必杜郵  
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

城。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鄧以

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里。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

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言大尉涉河取韓安

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關案郭璞曰今河東開喜

溝處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

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

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

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攻趙拔光復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復城蓋趙國  
二十五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西  
十八年正義曰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正義曰夷  
鄢鄧二邑在襄州正義曰故城在鄧州長壽縣  
郭下縣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鄧州亦是其  
也楚王亡去鄢東走徙陳秦以鄢為南郡白起  
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  
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  
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  
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  
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  
年在絳州東北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  
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  
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修武是也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  
韓太行羊腸道絕矣

陳懿曰讀  
史歸趙亭  
黨歸趙亭  
趙曰此非  
之罪平原  
罪夫猛原  
免方在齒  
童必無刀  
之而食幸  
主誘虎入  
將取其室  
有取原君  
味是乎君  
其原太史  
者以利令  
若以此智  
昏論於

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野王降秦為長平之戰本案  
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野王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  
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  
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  
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  
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  
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  
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  
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  
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四十六年  
秦攻韓緱氏徐廣曰屬潁川○正義曰按檢諸地記  
潁川無緱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緱氏東南  
六十里地理志云輪氏屬潁川郡按既緱氏緱二邑合  
近恐輪而轉作緱字隨音而轉作緱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

茅坤曰王  
附非白起  
載本末者

而附載本末者

以秦陰使白起將兵遂有長平之勝故也

嘗以王世貞曰余過長平驛即秦晉十萬人坑趙卒居地不傍村如人云傍村如地玉得自鑄如緣玉得自鑄如北陽長趙地至既築晉趙秦何以得絕道二卒四五十萬人為一能并力合而萬能并力合而不五能并力合而絕前之精卒擊秦士心決圖獨可

至於幾萬一因循而始出罷士身博而戰亦晚至河且秦不絕子至五以內發子十趙王不絕子十巧而後趙何秦之與陽郡何秦之八命馮亭始之成命馮亭始之略安君韓信法破大

斷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廣徐

曰。在涿氏。○索隱曰。地理志。涿氏。今在上黨郡也。以按據

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四月。斷因攻趙。趙使廉

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

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六月。陷趙軍。取二郭。四

尉。○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

又有故穀城。此。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

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奪西壘壁。○正義曰。西壘

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

壁。以待秦。王。○正義曰。西壘壁者。廉頗壁。以待秦

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

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

正義曰。間。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

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

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

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

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

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

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張二奇兵以劫之

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

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

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

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今

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

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

賜民爵



黃震曰按白起  
之數凡百餘萬  
以長平之役預  
民年十之五死  
皆以之類推者  
過半以死於秦  
秦民不以此類  
者又不死於秦  
計秦用而賜之  
死自秦而言雖

殺之非其罪自  
公理而言一死  
何坤曰此罪之  
范曄曰此罪之  
心徐中白起之  
代徐中行曰蘇  
代徐中行曰蘇  
先言武安侯是  
後言其不樂心  
秦以動其阻心  
勢如破竹矣不  
解之圍安得不

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  
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  
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  
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  
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  
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  
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  
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  
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  
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秦分軍為二趙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  
王齮攻皮牢拔之正義曰太原趙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  
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

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  
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  
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鄆  
鄆漢中正義曰鄆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鄆在荆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  
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  
亡秦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  
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  
徐廣曰平舉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舉縣城是也 困上黨  
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  
正義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

王整曰次武安  
君與應侯有隙  
如畫

鮑彭曰起之策  
秦楚三晉無  
明切然人臣  
以有已故孔子  
不後駕而行趙  
平之能益耳  
何之材智強以  
起彼而得無功  
不知幸至于無功

極矣何國不  
軍此有三請  
之劍也杜郵  
之劍也杜郵  
戰者知彼善  
已能勝而敵  
未可創於長  
趙創而不自  
禍懼不知其  
侯豈敢強使  
可勝於料敵  
白起於地而  
不起於地而  
急於殺地而  
亟於起地而  
伐趙起亦不  
雖然起亦不  
命其死耳也  
謂自抽平之  
按武安史公  
結武安自述  
與結武安自  
語與結武安

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  
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  
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  
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  
病不任行正義曰入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  
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  
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  
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  
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  
遠絕河山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  
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  
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龁代

陵將入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  
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武安君  
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  
武安君正義曰疆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  
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  
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鶡鵠縣武安君病未能行居  
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  
乃使人遺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  
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  
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秦昭王與  
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  
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

史記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董份曰白起非  
獨抗趙也始  
攻韓斬二夷  
萬燒楚三萬  
魏假卒二萬  
河攻經已四  
蓋所斬而燒  
不與焉至趙  
已降而抗以  
一尤甚耳以  
抗人計且百  
今古戰之莫  
加矣悲夫國  
其亦起之萬  
以滅姓何憐  
足秦何人之  
何耶人憐之  
甚當晏之論

將自到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  
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  
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  
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  
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抗其四十萬豈徒  
豫知降之必死則張盧捲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執銳  
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  
之命而適足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載四萬  
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  
天下爲後日乎其所採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  
原之補祖患諸疾之採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  
諱則母所以遠智也而向趙善戰而抽勝長平之事秦民之  
五以上者皆荷戢而後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  
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  
雖降者可致也必不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  
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

音拳祖音濁莧反  
字亦作綖揅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  
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  
○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  
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  
一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  
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  
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曰秦使  
翦子王賁擊荆也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  
荆兵敗還  
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  
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  
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  
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

史記卷六十九 李信王翦 六

衆何日後豈信所辭子陽而王而後其十兵信吁關索疑楊  
耶未滅可必輩以其孫請必之駟行國萬之輩此力六翦維  
聞趙耶六為疑後美疑焉已輕以我重而空六秦也翦必嘗  
如亦不十所知而非之以爲又矣也重而空六秦也翦必嘗  
是翦然萬也非之

蘇軾曰秦初遣  
李信攻秦以二十萬  
使人攻秦以二十萬  
萬萬人攻秦以二十萬  
國中人主也秦以二十萬  
境之無秦以二十萬  
安之齊秦以二十萬  
兵空之秦以二十萬  
秦如秦之秦以二十萬  
故曰秦之秦以二十萬  
者幸也秦以二十萬  
凌約也秦以二十萬  
蕭相言曰非此與  
宅皇自汗多買與  
始得善其終惟王  
以得善其終惟王  
王宛委餘篇云  
十萬伐楚將六  
美田宅甚衆行矣  
皇曰將軍行矣

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  
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  
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作  
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  
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  
與，音余。正義曰：在蒙恬攻，徐廣曰：今固始  
丘地，名也。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  
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義曰：在汝南，即應鄉。○正  
汝州，故城，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城父縣，東四十里。  
有交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  
四十五里，亦有交城，故城父是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  
城父是也。太子建居之。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毫  
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  
分縣，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  
荆人因隨之。三日

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  
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  
寡人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  
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  
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  
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  
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  
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  
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  
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  
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

何憂貧乎王將  
曰終不封侯  
故臣亦及王之  
請國池為子孫  
業耳又與李信  
定燕齊地二世  
之子王賁及其  
破離擊趙項羽  
十禽離及攻臺  
銘列侯武成臺  
王離侯武成侯  
成侯趙倫侯建  
昌武侯成倫侯  
武信侯馮倫侯  
離位季父賁王  
則離乃家孫前  
蓋功封侯者自  
以功封侯者自  
者其時未定天

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萬○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曰亦作擗又曰徐廣曰亦作擗又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亦作擗又作徐廣曰亦作擗又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徐廣曰亦作擗又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間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拔徐廣曰超一作拔秦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猶跳躍也索隱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

下云爾及剖符  
而功臣之首又  
倫侯三人凡封  
李斯其蒙恬李  
信不與焉可謂  
嚴矣所謂成者  
其贏姓邪否耶  
曰不不肯戰曰  
終不不肯戰曰  
挑兵法所秦不  
出然後擊得此  
者翦蓋得此

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蕲南正義曰徐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起案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一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下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

茅坤曰此子傳  
未叙其後世之  
報而答或曰客  
曰事兼議論亦  
一叙例也

黃靈曰按楚王翦  
為始皇伐楚而  
請美田宅既行  
使使請美田者  
五輩後有勸蕭  
何田宅自汙者  
其計無乃出於  
此歟曰王翦諸  
人之輔秦蓋凶  
德之極變不可  
以常事論也復  
史公建德而倫  
輔秦建德而倫  
合取容虎狼之  
不仁耶

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  
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  
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  
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  
至功身。徐廣曰。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  
乎。彼各有其所短也。  
音沒短字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遞為秦將。拔齊破荆。趙  
任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責離繼出。三代無  
名。  
蘇子占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思  
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  
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  
死矣。及覽戰國策。觀之。起自陳成敗。一蹟。乃知邯鄲法不可  
再攻。而起非特以怨起。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國征西羌。  
守便宜。不肯奉詔。詔出兵。幸武賢雖兵出有功。克國竟為漢

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克國。而卒陷其子  
印。鳴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  
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語。趙奢曰。吾非  
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吾非  
不說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二十萬。而後用之。  
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二十萬。而後用之。  
使不民。不得耕。夫與干之。劍肉。試斷牛馬。金試。則不達。兵  
又。不。明。時。勢。矣。夫與干之。劍肉。試斷牛馬。金試。則不達。兵  
區。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  
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絕。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  
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  
鈎。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  
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鈎。罕。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  
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  
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君。能  
具。數。十。萬。食。能。支。數。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  
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啗。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  
攻。千。里。之。國。毀。一。日。成。敗。之。業。不。乘。太。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  
兩。陣。之。間。為。一。日。成。敗。之。業。不。乘。太。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  
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